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老學八篇

陳柱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老學八篇

陳柱著

國學小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老學八篇

陳柱著

上海 五雲 路山 館書 印務 及海 各書 印務	上海 王 上商 海商 上商	發行 所 所
--	---------------------------	--------------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EIGHT CHAPTER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O TZE

BY CHEN CHU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柱自去年秋，爲諸生講老子，爰箸老子△訓，略採諸家之說，參以己見，意欲使之蠹明訓詁，稍通玄旨也。既課畢，爰復授此八篇，以與人訓爲一經一緯之用焉。既畢業，乃爲之序，曰：嗚呼！老子之學，蓋一極端自由平等之學也！知此者，其唯清之嚴又陵乎？其言曰：「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爲而無不爲。君主之國，未有能用黃老者。漢之黃老，貌襲而取之耳。」嗚呼！吾讀其說，不禁重爲老子悲也！夫以酷愛自由平等之學說，不爲天下後世之學者所知，而爲少數狡詐者貌襲，轉以其所以欺天下愚後世者，歸功於老子。夫老子豈敢受其功哉？蓋嘗試論之：老子唯欲求夫平等自由，故對於古來君主，欲以恩德市民，聰明耀衆，以遂其奴隸億兆，鞭笞天下之願者，不得不深惡痛絕之。故爲說以告之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又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蓋一有仁之心存焉，則望報之念斯起，而所謂仁者已立成市道，異夫天地所以生萬物之心矣。夫存於心者曰仁，見於行事者曰爲。愛人當本不仁之心，則爲政當爲無爲之

政。故雖有政府，愛民治國，不足以言功，不足以言德。夫然則一時之爲政者，不足以勞吾民之愛戴，而封建世襲之根據，乃於是乎無所託足矣。此老子之所以爲民主之治也。知此者，唯莊周最賢，故掇擊政府亦最力，以至智爲大盜積，至聖爲大盜守。大盜者何，則政府是已。故曰：「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然其言之也益肆，而復古之情，亦未免太過。在老子之意，不過緬想上古無政府之時，其人民之自由平等，遠非封建階級生成以後所能夢想，而莊子則欲一切反之，容成大庭之世矣；在老子不過欲爲於無爲，學如不學，以滅階級之競爭，而莊子則專務夫所謂絕聖棄知者矣。此莊周學老之失，而後世之復古派，所藉以游心於太古者也。韓非則不然，以老子不仁之憎，無爲之說，盡納之於法術之中，以謂能守乎此，乃能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是大反自由之說，力崇干涉之談，以自然爲不足貴，而唯人爲之是爭。故明古不如今，而今無法古之必要。蓋將老子芻狗百姓之說，因而芻狗聖人，芻狗先王矣。及秦用之，果以翦滅諸侯之國，而封建之制度遂於是消滅。然爲之太過，專用己智，乃因而焚書坑儒，二世而亡，爲天下之僂笑。此韓非學老之失，又後世復古派所藉以爲口實者也。自是以後，有國者或以老子爲守成之具，用兵者或視老子爲權謀之家，而一切學者又或以清談

爲宗，或以隱逸爲主，或以導引爲事，皆世主所提倡，而欲率天下於無事，以固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也。是豈非與老子之初意大相刺謬者邪？嗟夫！莊生有言：「爲之仁義以矯之，則竝與仁義而竊之。」豈知其竝老子之說而亦竊之哉？此吾所以重爲老子悲也。豈非學者不能講明之咎，與向使昔之學者，能本韓子不法古之卓識，力行莊生撻擊大盜之說，則吾國自秦以後之政體，必有大異乎今日之所聞者，而今日政體革命之事，又必非今日之所云云而已矣。吾特表而出之，以見學說關係世變之巨有如是者！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北流陳柱柱尊父序於上海大夏大學。

目錄

老子之大略	一
老子之別傳	一四
老子之文學	二八
老子之學說	五一
莊子之老學	七五
韓非子之老學	八九
莊韓兩家老學之比較	一〇五
新定老子章句	一一九

老學八篇

老子之大略

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云：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適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適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史記此傳多疑蓋之辭。學者多惑焉。清儒畢沅作老子道德經考異序，辨之云：

沅案：古聘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聘字，云：耳曼也。又有儋字，云：垂耳也。南方聘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聘耳字並作儋。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聘耳字皆作耽。說文解字又有耽字，云：耳大垂也。蓋三字聲義相同。故並借用之。鄭康成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斯爲通論矣。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老子苦縣人。老萊子楚人。史記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藝文志作十六篇，亦爲道家之言，且與孔子同時，故或與老子混而莫辯。沅又案：古又有萊氏，故左傳有萊駒。老萊子應是萊子而稱老，如列禦

寇師老商氏以商氏而僞老義同。當時人能久生不死皆以老推之矣。亦無異說焉。莊子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又云：孔子南之沛，見老聃。又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是孔子問禮之老子，即著道德書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

畢氏此文蓋辨老子與老萊子爲二人，而與太史儋則爲一人，而孔子問禮之老子亦即著道德經之老子也。汪中作老子考異，其所說亦有異同。其言云：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曰：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司馬適秦；史角在魯；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

惟在醫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爲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烈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爲關尹子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並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爲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說苑理政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傳

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樸子以爲散關，又以爲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爲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嶠猶爲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終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爲周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則爲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卽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卽老子。其言譌矣。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於太傳，禮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老萊子之爲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卽苦縣厲鄉曲仁里也。而老聃之爲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爲常樞教。

老子。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於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汪氏以老子與老萊子異，與畢說同；而以著道德經之老子即儋，亦與畢同；惟以著道德經之老子非孔子問禮之老子，則與畢說異。近人馬敘倫辨之云：

又云：按史記老子傳雖若疑老子與老萊子爲一人，然仲尼弟子傳固判其爲二人矣。

畢氏徒以聘儋音可通假，而不覈其年之相去遠也；亦將以老子果二百餘歲邪？汪氏之說，似覈矣。然所據者多出列子與文子，二書皆漢晉以後人僞作也。

又云：

老子去周至關，當是至周竟上，即以莊子寓言篇，老子西遊於秦爲證，則自沛之秦越關必多，亦未必即爲函谷，不能以是謂老子即儋。老子與孔子同時，使老壽過孔子，則其孫許得爲魏將，猶子夏且爲文侯師。然則汪氏以著道德上下篇者爲儋，殊無確據。而聘與儋爲二人，則固以年可推

而知也。

馬氏之說，比畢汪爲進矣。然吾以爲史記云：『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德家之用。』與上文云：『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其敘述顯爲二人。未嘗疑爲一人也。世人疑史記以老萊子與老子爲一人者，蓋本史記正義，正義云：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此正義之誤解史文也。史公之書老萊子，蓋以與老子爲賓耳，豈嘗有疑爲一人之意哉？史文又云：『蓋老子百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此蓋漢人以老子之學爲神仙之術，而傳會爲之說；史公采以入傳，而諷刺之意甚顯，觀其『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二語，可知矣。而於其下復大書特書老子爲隱君子，有子名宗，爲魏將，則其非神仙可知。下又云：『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則老子之後嗣，歷歷可見如此，則儋倘果爲老子，老子之後嗣，豈不知之，而遽數典忘祖，待後人之疑其是非邪？是知儋決非老

子史公之意蓋見乎言外矣。後人不善讀史文，妄自誤會，而起紛紛之辨，亦可謂作繭自縛者矣。至著書上下篇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一謹於禮，一薄於禮，言雖相乖，理實無謬。蓋唯深知禮之意，而後能深知禮之失，亦猶其精挈於學，而後言『學不學』也。汪氏之說，豈盡然哉？若夫論語述而篇之老彭，鄭康成以爲老，老聃，彭祖；包咸以爲老彭，殷大夫；皇侃以爲老彭，彭祖年八百歲。如包皇說，則老彭爲彭祖一人，與著道德經之老子無涉；如鄭說，則老彭是二人，一爲老聃，卽著道德經之老子；一爲彭祖；然彭在老先，何以經不稱彭老，簡朝亮據此駁難，不爲無見也。近人馬敘倫云。

彭祖老彭非一人，漢書古今人表分之是也。殷賢大夫之老彭與老子非一人，以其年相距甚遠也。至於論語之老彭是老子，知者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商之老彭，其事見於大戴禮者，不相脗合；而老子五千文中，谷神不死四語，僞列子引爲黃帝書，黃帝雖無書，而古來傳有此說，後人仰錄爲書，則許有之；故呂氏春秋賈誼新書皆有引也。又『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此周書之辭也；『強梁者不得其死』，此周廟金人銘之辭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卽顏上便宜七事，以爲易之辭，則老子蓋張前人之義而說之，不自創作也。又漢書藝文志道家前有伊

尹大公辛甲鬻子四家，則道德之旨，不始老子，而有所承。又禮會子問記四事，則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證也。此皆事據灼然。若彭之與聃，證之音讀，自可通假，說文彭從豈三聲，則聲歸侵類，然證之甲文作彭，或作聃，則段玉裁刪其聲字，是也。豈邊之三，所以表鼓聲之彭，於聲類宜歸陽部，說文繫勑爲一字，春秋成十八年左傳士魴，公羊傳作士彭，並可證也。聃聲談類，談陽之通，若國策更贏虛發而烏下，偽列子湯問篇更作甘，而說文敵重文作𦵏，詩桑柔瞻相臧腸狂協音，並其證矣。然使彭如舊說，從豈三聲，則侵談相通，古亦有徵，少牢禮有司徹乃𦵏，古文𦵏作尋，儀禮士冠禮執以待於西坫，古文坫爲禮；周禮鍾氏以朱湛丹秫，注讀如漸車帷裳之漸，亦並其例矣。然則老子之字聃，而論語作彭者，弟子以其方言記之耳。若此事據，古籍多有，春秋哀十年左傳薛伯夷卒，公羊傳夷作寅。其一例也。又論語加我字於老彭上，前儒以爲親之之辭，是也。蓋老子宋人而子姓，孔子之同姓，故然。

馬說頗爲近之。今按老子上下篇中稱述古聞者，頗爲不少，略錄如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十四章）